

書評：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

張俊

在人類思想歷史中，愛(*agape, eros, caritas, amor, dilectio, philia, storge, epithymia, etc.*)是一個重要的倫理學、心理學、教育學、美學、文學藝術主題，同時，愛也是一個根基性的神學主題。對於普世性的基督宗教而言，「愛是基督宗教（Christian Religion）規範下的倫理生活準則，更是基督信仰實踐和神學真理宣稱的核心。」¹ 愛對基督徒而言是最重要的誠命。所以，愛歷來都是基督徒神學關注的中心題域。

而自從基督宗教誕生之日起，愛便在基督宗教傳統中呈現出一種基本的二元張力結構——屬天之愛與屬地之愛的張力結構——前者稱為聖愛（*agape*），後者稱為慾愛（*eros*）。這種愛的內在二元結構性張力，從思想史根源上固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愛觀與基督教（古希伯來）愛觀的衝突與融合，但本質上二者根源於基督宗教神—人（聖—俗）世界二元結構之內在張力——《聖經》中不僅有天主的聖愛，也有凡夫俗子的慾愛（《雅歌》）。這種張力結構是基督宗教原生的，因此稱為內在的二元結構張力。當然，也無可否認兩希文明在基督宗教裏的融合，古希臘神話（宗教）與哲學中的慾愛觀念滲入基督神學，更進一步強化了聖愛與慾愛的內在張力結構。

現代基督神學對此聖愛與慾愛的二元結構已有許多反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二十世紀瑞典新教神學家虞格仁

1 王濤，〈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頁1。

(Anders Nygren, 1890-1977) 的《聖愛與慾愛：歷代基督教愛觀研究》(*Den kristna Kärlekstanken: Agape och Eros, 1930*) 一書。秉承新教「因信稱義」的傳統，虞格仁像他的許多新教先輩一樣，在基督教精神（古希伯來精神）與古希臘精神之間做了嚴格的對置處理，並竭盡全力想要把基督教神學中的古希臘精神元素剔除乾淨。正是基於這樣一種新教主義的神學立場，他將聖經的聖愛與帶有濃郁古希臘色彩的慾愛對置起來，視之為兩種絕對衝突而永遠不能相通或相融的愛的精神。在他看來，聖愛體現了基督信仰獨特性的基本主題，而慾愛在柏拉圖哲學中體現的是希臘精神。「前者是天主中心的愛，是為他者奉獻的、自我犧牲的、無動機條件的、天主恩典俯就於人的愛；後者則是自我中心的愛，是自我實現的、利己主義的、為求索取的、自我拯救的靈魂上達至真善美之終極本體之愛。」² 在聖愛與慾愛的關係上，虞格仁這種反思模式是一種典型的激進分離論的觀點。這種聖愛與慾愛的分離論，明顯忽略了由二者構成的二元張力結構是基督宗教或《聖經》所原生的這一客觀事實，而片面地將之歸結為聖經（基督宗教）與古希臘精神的對立，故為高揚聖愛而對慾愛加以貶黜。

作為與虞格仁同時代的新教神學家，蒂利希 (Paul Tillich, 1886-1965) 在處理聖愛與慾愛的關係問題上的觀點，與前者大相逕庭。蒂利希繼承了天主教的愛觀大傳統，在聖愛與慾愛的關係問題上主張一種統合論的觀點，認為「聖愛與慾愛在人的實存當中彼此統合、相互作用」³。因此，在聖愛與慾愛的關係問題上與現代（新教）神學形成了兩種明顯對立的範式——分離論與統合論。

2 王濤，《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頁4。

3 王濤，《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頁4。

本書作者王濤博士在愛觀問題上顯然是位贊同蒂利希的統合論者，他認為，「一方面，當代神學中頗具影響力的蒂利希，他的愛觀更為廣泛地彙集了西方思想的精華，可以成為『愛』的理念在當代思想中的集大成的體現。另一方面，蒂利希的統合論愛觀，為聖愛—慾愛問題走出新教神學的論域、回歸天主教傳統帶來了契機，在某種程度上，蒂利希的愛觀與天主教傳統——尤其是體現在靈修傳統中的愛觀具有相似性和相通之處，對於愛觀的討論故而也為當代大公神學打造了新的共同論域。」⁴ 所以，他試圖順著蒂利希提供的統合論愛觀範式來回溯天主教神學的愛觀傳統，其目的是進一步論證蒂利希統合論愛觀的（神學）歷史合法性，從而樹立愛觀統合論的神學正統性。

王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時主要研究的便是蒂利希的愛觀，其博士論文《思想史中的蒂利希愛觀——兼論與虞格仁愛觀之比較》（2006）主體部分現已作為《聖愛與慾愛：保羅·蒂利希的愛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一書在中國大陸出版。而這部《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則是對其博士論文相關主題的擴展研究。所以，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部專著是其博士論文的「副產品」（賴品超語）。不過，在基督宗教聖愛與慾愛這一專題研究方面，漢語學界之前尚未見如此深入的研究——既有個案的深入分析（蒂利希愛觀），又有傳統的梳理（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點與面皆有兼顧，所以，《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與《聖愛與慾愛：保羅·蒂利希的愛觀》二著實際是可以看作是王博士在聖愛與慾愛關係問題上的「姊妹篇」（「聖愛與慾愛姊妹篇」）。

4 王濤，《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頁5。

在《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一書中，王博士以虞格仁的愛觀分離論和蒂利希的愛觀統合論兩種範式為參照，「簡言之，就是由虞格仁的『分』進入並拆解天主教傳統的『愛』，然後再以蒂利希的『合』來對應天主教傳統中的聖愛－慾愛的『合』，回溯到天主教傳統當中」⁵。王博士較為系統地考察了大公教會靈修傳統中的幾位具有代表性的神學家的愛觀思想——對整個天主教靈修傳統有奠基貢獻的奧利振、基督宗教基本信理成形時期的額我略·尼撒、中世紀神秘主義大師聖伯爾納鐸、宗教改革時期的聖十字若望與女性神秘主義者大德蘭，以聖愛－慾愛二元模式來深入分析和探討這些靈修思想家的愛觀。

愛作為基督教神學的基本主題，在神學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神學家都會有所涉及，而直接討論聖愛與慾愛這對關係主題的神學家亦不在少數，因此要完成一種包羅萬象的完整歷史梳理是不可能的。王博士的歷史梳理也只能限定在較具代表性天主教的靈修傳統這個論域，並且有意選擇了教會的「正統」神學家，從而在注重「道統」的天主教神學界域內，令其立論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和可靠性。但思想資源豐富無比的天主教靈修傳統，除過「正統派」之外，其他在正統性方面尚有爭議的神學家不計其數，而他們的靈修學智慧以及對聖愛－慾愛問題的拿捏，都值得進行深入細緻的爬梳考量。王博士的《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或許可以成爲一個龐大學術議程的起點。而氏著在分析諸位神學家的聖愛與慾愛思想時，主要側重於他們對《雅歌》的詮釋文獻，以此作為聖愛與慾愛主題的集中體現，這一選擇是恰當和敏銳的，準確把握了基督信仰愛觀的典型文本，但靈修思想家們在《雅歌》闡釋之外是否也有其它關乎愛觀的演繹呢？這些都可成爲沿著本書繼續展開進一步整理和研究的思路。

5 王濤，《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09），頁12。

上述議程關涉如何建構一個關於聖愛與慾愛關係的整全神學思想史圖景的問題。面對近兩千年的漫長神學歷史，廓清愛觀之神學源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對漢語神學界如此，對西方神學界亦是如此。王博士的這部專著首要目的當然並不是要梳理整個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之歷史源流，其實作為一種對於當代以蒂利希為典型代表的統合論愛觀正統性之神學歷史論證支撐，氏著已經達成其目標，因為它已經勾勒出靈修傳統中天主教統合論愛觀作為主流趨向的神學歷史概貌，也能與天主教會當今的前沿主流觀點保持同步（本篤十六世）。作為漢語基督教神學研究領域少有的題材，並且能由新教背景的神學家觀點作為引導，集中關注天主教自身的傳統（特別是教父及靈修思想家傳統），王博士的《聖愛與慾愛——靈修傳統中的天主教愛觀》有理由值得學界和教界廣泛參考共饗。